

· 通俗文艺小丛书 ·

LIANZHANG HE ZHANSHI

連長和戰士

王吉閣著



連長和戰士

王吉閣 著 吳鳳旗 插图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

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•11 $\frac{1}{2}$ 印張•20,000字•印数：1—6,000 1960年5月第1版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T10158•23 定价(4)0.09元

目 录

連长和战士	(1)
老班长	(23)
一个难忘的人	(42)

連长和战士

叶連长本来就瘦，这回病了几天以后，更瘦了。可是，他的手脚却閑不住，檢查火炮器材呀，和炊事員研究改善伙食呀，……同志們和卫生員都劝他休息，他总是用商量的口吻說：“你看，剩这点小尾巴沒干完，讓我对付搞完再休息吧！”見卫生員不答应，便說：“好，好，我保証休息！”他半閉着眼睛，躺在床上。可是，他的两只脚却在打着拍子，以帮助他的脑子思考工作。只要卫生員和同志們一离开屋，他就偷偷地跑进指揮所，看“射击勤务指南”，或者往他那秃了角的小本上写点甚么。因指揮所一来电话，他会清脆地答道：“是，叶奎。全連火炮器材处

于良好战备状态。是，是的，我的病已经好了！”实际他的体温是三十九度。要是团长打来的电话，最后总是说：“有病装好人，是你的老毛病了。同志，可不能拿身体打哈哈呀！”

“是，团长同志，我要是真有这个毛病，也是你传染给我的呀，在解放战争时候……”叶奎是团长的老部下，他非常了解这位老首长的底细。最使他难忘的是，团长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里，把自己的胃病隐瞒了三年多，坚持战斗。在电话的听筒里，传来了团长的笑声：“哈哈，别钻空子，我带病坚持战斗，因为那是战斗环境，不允许考虑个人，以后我带病……都是因为工作脱不开，再说病又不重。你是重病号，我已经根据黄医生的意见，批准你全休了，可是你……”

要是反驳，叶连长有很多理由可以驳倒劝他休息的一些话。但是，为了尊重首

长和同志們的关怀，有时候，他必須苦悶地留在宿舍里。

“連长同志，我看，你的病和你的大衣有关系！”卫生員給連长注射的时候說。

連长不想同意卫生員的話，他說：“不，是我平时鍛炼身体不够！”

卫生員摸着連长的棉被說：“宿舍里温度很低，你的被子比紙厚不多，还說：

‘輕装輕装，行动便当。’自己有个皮大衣，又給寇喜文用，怎能不得重感冒呢？我認為，首长要爱兵，但首先爱护的應該是他自己！”

“不！”連长認真地說：“給病号盖大衣，这算不了甚么。我覺得，干部首先爱护的是士兵，最后才是自己。就說你吧，能不能因为你自己有点病，就不給別人治病了呢？”

卫生員不吭声了。他知道，在这一点

上，他說不住連長。因為他自己老早就在效法連長的行動了。

連長問：“寇喜文的病好利索了嗎？”

衛生員說：“好了，正參加社會主義辯論呢。在會上大家批評了他，說是小資產階級思想。他自己檢討說：‘連長沒有一點錯，我和連長的矛盾，是我一手造成的！在家時我說一不二，爸爸媽媽都聽我的，松快慣了，到部隊一緊張就過不慣，嘴里唱高調，實際想休息。我，我沒有出息’他哭了。”

“不對！”連長激動得從床上站起來說：“我要負很大一部分責任，走，我去參加開會！”

“晚了！”衛生員攔住了連長，“現在已經辯論船形帽問題了！”

“咳，怎不招呼我一聲呢？”連長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有點埋怨情緒。

“你病得一頓吃不了一碗飯，大家伙不同意找你呀！”

“好吧！”連长口气緩和了，“你告訴寇喜文，讓他給我准备意見，晚上我和他談談。”

連长和寇喜文的关系，有浮云，也有晴天，它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：

是在三月，新兵来連的十天以后，連长在“战斗生活”板报上看到一首詩：

风，你吹吧！

雪，你下吧！

风大，雪大，无所谓，
新兵的心总是象火紅。

祖国呀，祖国，

我的头顱交給你！

——寇喜文

“新兵的心总是象火紅。祖国呀，祖国，我的头顱交給你！”連长叨念着詩句，向看板报的人說：“不錯，还可以，

当战士就应当有这样的决心。”晚上点名时，他講完了当天的訓練生活以后，还向同志們念了这首詩。从那天以后，每期板报上，差不多都有寇喜文的詩。連里文化低的新兵羨慕說：“不愧是中学生，人家会作詩。”那几天，寇喜文的小白臉上，象开着喜悅的紅花，細細的身軀也显得挺粗，走起路来常哼着別人很少听見的歌曲。除了上課時間，他总是躲在沒人的地方去写詩，每写完一首，又总是蹦蹦跳跳地送給板报委員，亮着嗓子喊：“我又写了一首詩，不太好！”他把“詩”字咬得特別重，唯恐別人听不見。

連长从一个大字不識到現在的初中程度，他沒写过詩，他自己也說：“我不懂詩。”但他却能品出哪些詩有教育意义，哪些詩沒有教育意义。昨天的“战斗生活”上又登了寇喜文一首詩，题目叫“月”，是說战士在月亮下站崗如何如

• • •

何。連長對寫戰士站崗是滿歡迎的，但是對這首詩他却認為：“味不正，有點風花雪月。”

連長是這樣一個人：他歡迎戰士下決心，但他討厭停在紙面或嘴巴上的大話。當他從會議上或從文字上看到戰士下決心的時候，總是選擇一些重要話摘記在自己的小本上，並且想辦法去考驗下決心人的行動。

一個星期天的早晨，電話班長問電話員寇喜文上不上街，寇喜文亮着高嗓說：“時間是寶貴的，我要在家復習課目！”

外出的人走了，寇喜文朗誦了一會軍事筆記以後，就坐在火炮掩體里，用詩給他的女同學寫信。不知道是句子沒写好，還是寫錯了字，他，連撕了三頁信紙。寫完了信，他就坐不住小板凳了。找班長請假，說要上百貨公司。讓連長遇見了，連長看了看表說：“好吧，給你五十五分鐘

的假，在十一点四十七分要按时归队！”

“是！連长同志，我保証十一点四十七分返回陣地！”寇喜文响亮而又流利地說。两只脚跟一碰，“咔”敬个礼就跑了。

但是，寇喜文回队的時間不是十一点四十七分，而是十一点四十九分。連长問他为甚么沒按时归队，他說了些不成为理由的理由，还吞吞吐吐地要求說：“我才晚回来两分鐘，請求連长同志，現在，就批評我，最好，別在……大会……点名……”連长最不喜欢光喊不做，做錯事又怕批評的人。他說：“嗯，好吧，这个，不用你操心！”

晚上点名的时候，連长头一句話就是：

“高射炮兵是干嘛的？”

听有人答：“是打敌人飞机的唄！”他才說第二句話：“我們連里数常殿宝跑的快，对吧？”

“对——”

“可是，他有沒有敌人的飞机快？”

“沒有！”“那簡直就沒法比！”人們七嘴八舌的回答着。大家知道，連长准要批評人了。

“对了！”連长說，“因为我們对付的是快速敌人，所以，我們的訓練和作战才以分秒計算時間。精密的对空射击武器和观测仪器，要求我們的动作要協同，战斗时，要是有一個人动作慢一点或者差一点，就会給祖国帶來估計不到的損失。所以說，沒有時間觀念，就是沒有战备觀念，这是組織紀律問題。”他停了停，接着指名批評了電話員寇喜文。

一天晚上，据气象台报告，气温在零下二十度。全指揮排的集体宿舍里，多数人是一褥一被一个大衣，唯有寇喜文比別人多一床从家寄来的厚棉被。按团后勤規定，就寝以后，宿舍的小窗户要留个縫，

为的是流通空气。半夜时候，寇喜文值勤回来了，见炉子里的火着得挺旺，觉得屋里又闷又热，便把小窗户大敞开了。钻进热被窝里，甜甜地睡到天明。结果，起床以后，有三个人感冒了。寇喜文还夸耀地说：“晚上咱屋里空气太不好，幸亏我敞开了小窗户。”连长又批评了他：“自私，集体观点差劲儿。”

起初，一开班务会，寇喜文就给连长提意见：“当干部的嘛，对下级要和气，不能光扣帽子！”班长向连长反映时，连长说：“对，我是有这个缺点，以后我注意克服。不过，你告诉寇喜文同志，以往我对他的批评还是对的。”连长每次听到这类意见的时候，就想起了自己过去的一件事：在锦州战役的时候，他当通讯员，连长——就是现在的团长，叫他到营部取一封“急件”，限定他在二十一点十分之前取回。结果超过两分钟。当他一进连部

的門，連長就捧給他一碗開水，拿手絹給他擦臉上的汗，又叫伙房給他搞點熱小米粥，最後才說：“小叶呀，你超過了兩分鐘呀，兩分鐘對咱們軍人來說，往往關係着誰勝誰負呀，懂嗎？”批評得多么深刻又多么舒服呀！團長成了葉奎的一面鏡子。

生活在緊張環境里的人，總覺得時間過得太快，一轉眼，半年過去了。人追趕着時間，時間考驗着人。半年多了，寇喜文沒寫過詩，沒在會上表示過態度，沒寫過決心書，不聲不響。見到連長，除了敬個禮，接受任務時答個“是！”下話沒有，總是低着頭過去。指導員、排長和班長都找過寇喜文談心，他說的話好象背熟了事先寫好的講稿：“誰一提起來，就問我對連長有啥意見。有啥說啥嘛！連長這人哪，對誰都嚴。起先，我是怕嚴怕緊，他一批評我，我就覺得難堪，認為連長故意找別扭。有幾回，我見連長批評排長，指

導員批評黨員，比批評我還嚴得多，人家不但沒意見，還背地表揚連長、指導員對同志負責。可我的臉皮為啥那麼薄呢？咳！別說了。以後，習慣了，訓練戰備又那麼緊張，也沒工夫去想連長有啥短處了。”當別人叫他下決心的時候，他搖頭。說他消極吧，他的學習成績總在四分左右，說他積極吧，也不好肯定。

某日深夜，敵機侵襲警報剛剛解除，指揮排長跑過來了：

“報告！連長同志，指揮所通往遠方對空監視哨的電話綫斷了，我想派張全去接！”

“報告！排長同志，我要求去查綫！”這是寇喜文的聲音。

連長見指揮排長犯考慮，就說：

“好，我同意！”又轉向寇喜文說：“你準備多長時間完成任務？”

“兩個小時！”寇喜文沒加思索地

說。

“不行！”連長看了看表，肯定地說：

“兩個小時……”

“連長批准我吧，相信我吧，一個半小時，我保證堅決完成任務！”寇喜文趕緊向前邁一步，焦急地說。他後悔自己把時間報長了，沒有時間觀念，就是沒有戰備觀念。他猛然想起了連長批評他的話。他下狠心了：只要答應我，就是給我一分鐘時間，至死也要完成任務。

“不！”連長說：“你想，兩個小時只能跑完這段路，沒有工作時間。再給你十六分鐘，共兩小時零十六分鐘，不折不扣！”

“是！連長同志，我可以走嗎？”寇喜文的心情挺激動。

“不，等一等！”連長朝指揮排長說：“把查綫工具詳細檢查一下！”又對寇喜文說：“到我宿舍把我那小暖水壺帶

着，到伙房灌上热开水，再带上几个剩馒头！”

“是！”

.....

当寇喜文提前半分钟完成任务时，已经累得象个棉花人，棉衣服面上糊着厚厚的一层白霜，浑身上下冒着热气，带红丝的眼睛，很勉强地露出点黑眼珠。他向排长报告了“完成任务”以后，准备回宿舍好好睡一觉。刚刚躺下，连长就来了。

“任务完成的很好。累了吧？累也不行。还有四个任务需要你去完成。”连长说。

虽然他已疲乏到了极点，但一听连长的话，马上从床上跳下地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坚决地说：“请连长同志分配任务吧，我保证完成！”

“先到外边散十五分钟步，回来用热水烫烫脚，再到伙房填填肚子，然后再睡